

网络语言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影响及教育策略探索

黄明钰

辽宁极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DOI:10.12238/mef.v8i17.16730

[摘要]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网络语言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现象。本文系统分析了网络语言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所产生的全局性挑战与机遇,提出了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应实施分阶段、语境化的教学策略,将网络语言转化为培养数字时代中文交际能力的资源。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 网络语言; 语言规范; 语言变异; 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The Impact of Internet Slang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Relate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Mingyu Huang

Liaoning Jidian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mobile internet has transformed online language into a global linguistic phenomen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internet language present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t proposes implementing phased, context-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to convert online language into resources for developing Chines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 the digital ag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ternet slang; language norms; language variation; educational strategies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发展,网络语言已从一种边缘化的亚文化现象,演变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全球渗透力的社会语言实践。在TikTok、Bilibili国际版等全球性平台上,伴随着中国影视、游戏、网络文学和自媒体的出海,诸如“YYDS”“内卷”“栓Q”等词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各国中文学习者的视野。对于这些学习者而言,他们接触的往往不是一个被净化的、标准的“课本中文”,而是一个鲜活的、混杂的、充斥着网络符号的“现实中文”。

这种现实给全球范围内的中文教育带来了一个核心矛盾:是坚守传统教材所构建的规范语言堡垒,还是主动拥抱这场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语言变迁?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它则构成了一个关乎教学理念、资源与方法的全局性挑战与机遇。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网络语言的生成机理与本质特征,并重点剖析其在国际中文教育语境下所产生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1 网络语言的定义、生成机理与本质特征

本文所讨论的“网络语言”,是指在计算机/移动互联网媒介上,由网民在交际与表达活动中创造、使用并传播的语言变体。它远不止于词汇,更是一个包含符号(如: _-b)、图像(如

表情包)、句法结构(如“很+名词”)、修辞方式(如“用典造梗”)在内的复杂系统。

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网络语言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方言,其产生与流行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态、群体情绪和技术环境^[1]。因此,理解网络语言,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更需洞察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网络语言的爆炸式增长,是技术、心理、社会与文化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可归纳为一个多维度动因模型。

技术驱动下的简便性需求:在PC互联网时代,键盘输入效率的瓶颈催生了以经济性原则为核心的简化策略,如拼音缩写(“YYDS”)、数字谐音(“886”)、英文缩写(“BTW”)及输入法“错配”(“斑竹”)。在智能输入普及的今天,这种简便性需求已从输入效率转向表达效率,即在信息流中快速抢占注意力。

情感补偿下的生动性需求:网络交流剥夺了面对面互动中大部分的非语言信息。为弥补这一情感赤字,网民创造了丰富的副语言符号,从早期的颜文字(如“^_^”)到如今功能更强大的表情包(如“黑人问号脸”),体现了技术对语言形式的迭代。

概念空白下的指代性需求: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创造新事物、新现象,而传统词汇库存在命名滞后。网络社群于是成为新

词的孵化器,包括音译/意译外来词(如“生草”源自日语)、旧词新义(如“潜水”指在论坛中只看不说)以及自造新词(如“山寨”)。

社群认同下的传播性需求(“梗”文化):“梗”是网络语言传播性的极致体现,它是一种高度浓缩的文化符号,其生命力在于可复制、可改编、可传播。“事件梗”(如“躲猫猫”)、“语言梗”(如“蓝瘦香菇”)的流行,使得“玩梗”成为网民进入特定文化圈子的通行证,共享的“梗”库强化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排他性。

权力博弈下的规避性需求:网络平台的审核机制与网民表达冲动之间,构成了一场持续的猫鼠游戏。这催生了大量的语言变体,如谐音替代(“马勒戈壁”)及词义转移(“伞兵”被污名化),展现了语言博弈的动态过程^[2]。

在上述动因的共同作用下,网络语言呈现出以下几个核心特征:

语码混杂的常态化:早期网络语言以中英文夹杂(如“我今天有个presentation”)为显著特征,这在当时被视为崇洋媚外。而今,这种混杂已趋于常态化和功能化,尤其在特定领域(如IT、学术、时尚),它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精准表达复杂概念的必要手段。

语义建构的流变性:网络词汇的语义极不稳定,其意义在传播中被不断重塑。“卷”从描述一种动作,到形容内部恶性竞争(“内卷”),再到泛化为对任何形式努力的调侃(“太卷了”),其语义演变路径清晰地反映了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与年轻一代的复杂心态。

语法规则的语用化突破:网络语言常突破传统语法规则,但这种突破并非无章可循,而是服务于特定的语用目的。如词性活用(“很中国”)和句法模仿(“吃饭ing”),这些突破往往比标准表达更简洁、更具张力。

使用场域的圈层化:大数据和算法推荐构筑了信息茧房,加速了网络社群的圈层化。不同圈层衍生出各自的行话或黑话,如二次元圈的“傲娇”、粉丝圈的“塌房”、游戏圈的“GG”。这些圈层用语外溢性弱,非圈内人如听天书,形成了无形的交流壁垒^[3]。

生命周期的速朽性:网络语言的新陈代谢速度极快,其生命周期呈现出“爆发、流行、泛化、过时”的快速迭代模式^[4]。曾风靡一时的“神马都是浮云”“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如今已成为时代的眼泪。这种速朽性使得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必须具有极强的时效性。

综上所述,网络语言是一个动态、混杂、圈层化且速朽的复杂系统。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进入教育领域时,必然带来多方面的挑战与机遇。

2 网络语言对国际中文教育的深层影响及教学策略

对于外国学习者而言,网络语言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它既是初学者语言习得道路上的迷雾,也可能是高阶学习者融入中文数字社群的捷径。这种双重属性要求国际中文教育进行深刻的

反思与范式重构。

2.1 核心挑战: 初学者的迷雾与教学者的困境

对语言习得路径的干扰:初级阶段的学习者正致力于构建基本的汉语语法框架和核心词汇库。此时接触“吃瓜”、“打call”这类无法从字面推导含义的词汇,或“笑死我了”这种夸张的修辞,极易导致语言石化现象——将不规范的表达固化,难以继续学习掌握规范用语。

输入材料的噪音污染:学习者为了沉浸式学习,会主动观看中文媒体。如果此时他们不断被“绝绝子”、“蚌埠住了”轰炸,所带来的巨大挫败感和理解障碍,无疑会降低有效语言输入的质量。

教材与现实的语言鸿沟:传统中文教材的更新周期长,内容倾向于展现一个稳定、规范的语言世界。这与中文互联网日新月异的语言现实形成了一条巨大的语言鸿沟。当教材还在教“你好吗?”“我很好”,而学习者却在网上看到“咱就是说,一整个无语住”时,他们会感到课堂所学无用武之地,从而对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产生信任危机。

文化理解的次元壁:网络语言的精髓在于“梗”,而“梗”是高度依赖文化背景的“文化密码”。学习者可能刚刚理解了源自《激战江南》的“穿山甲”,却发现这个词在汉服圈中完全是另一个意思。这种文化隔阂,使得学习者即使查字典认识了每一个字,依然无法理解句子的真实含义和情感色彩,形成了理解的次元壁。

2.2 潜在机遇: 学习的催化剂与跨文化的接口

尽管挑战严峻,但若能善加利用,网络语言可以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宝贵资源。

作为激发学习动机的高效催化剂:网络语言通常有趣、新奇、富有情感冲击力。在课堂上适时、适度地引入一个流行的表情包或一个简单的“梗”(如“加油,奥利给!”),能够瞬间打破课堂的沉闷,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让学生感觉自己学到的是“活”的、正在被使用的语言,这种成就是传统教学内容难以比拟的。

作为通往真实性交际的桥梁:掌握一定的网络语言,是学习者从“课本中文”迈向“生活中文”的关键一步。它帮助学习者读懂社交媒体上的真实评论,理解电视节目中的幽默包袱,从而更深入地参与中文数字社群的交流。这种“我能看懂真东西”的体验,是极其强大的正反馈,能够显著提升学习者的自信与继续学习的动力^[5]。

作为深化跨文化理解的独特接口:网络语言是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心态和青年文化的镜子。通过分析“内卷”与“躺平”的对立统一,可以引导学生讨论中国社会的竞争压力与年轻一代的应对策略;通过探讨“土豪”一词的演变,可以窥见中国社会阶层变迁与公众心态的流转;那些源自外语的词汇(如“萌”“卡哇伊”之于日本学生),则成为了天然的跨文化对比切入点,便于教师展开文化比较教学。在这种学习中,语言不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承载着社会温度与文化深度的载体。

2.3 教学范式的重构: 从“语言能力”到“数字交际能力”

网络语言的普及,要求国际中文教育的培养目标从传统的“语言能力”,升级为涵盖网络语言理解与应对策略的“数字时代中文交际能力”。这种能力意味着学习者不仅能进行标准、得体的面对面交流,也能在中文网络环境中有效理解、谨慎表达,并具备一定的网络文化解读能力。这一范式的重构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数字时代对语言教学目标的必要拓展。

2.4 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网络语言教学策略体系

为培养上述能力,需要构建一个系统性的、分阶段的教学策略体系,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采取差异化方法^[6]。

第一阶段: 初级阶段 (零起点至HSK3级左右)——筑牢根基, 免疫预防

此阶段的核心原则是坚决屏蔽,明确规范。教学核心必须是标准普通话,为学生建立清晰、稳固的语言框架。具体策略包括:教师不主动引入任何网络语言,对学生提问的应对策略是明确告知:“这是网络上的非正式说法,很有趣,但现在我们学习的才是标准、安全的表达方式。等你水平更高了,我们会介绍它们。”同时,从初级阶段就开始培养语域意识,通过简单例子(如“你好”与“您好”的区别)渗透“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语言”的观念。

第二阶段: 中级阶段 (HSK4-5级)——引导辨析, 有限输入

此阶段的核心原则是选择性引入,语境化教学。学生已具备一定的语言基础和辨别能力,可以开始将网络语言作为教学资源。具体策略包括:设置“新媒体汉语”、“网络流行文化”等短期选修课或工作坊,系统介绍高频、稳定、已具有一定社会共识的网络词汇(如“给力”、“网红”、“正能量”);选取网络评论、微博热搜话题、综艺节目片段作为教学素材,任务目标不是模仿使用,而是训练理解能力,例如让学生推测“YYDS”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和情感色彩;设计对比分析练习,让学生将网络表达转换为标准表达,如将“我emo了”转换为“我情绪有点低落”,并讨论两者在语气和适用场合上的差异;同时,必须反复重申这些表达的非正式性、圈层性和时效性,警告学生切勿在正式报告、求职面试或与长辈交流时使用。

第三阶段: 高级阶段 (HSK6级及以上)——文化解码, 批判性运用

此阶段的核心原则是文化驱动,能力导向。将网络语言视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本。具体策略包括:引导学生分组研究一个流行“梗”的来龙去脉、传播路径及其反映的社会心理(如“躺平”与“摆烂”的细微差别),这不仅是语言课,更是文化研究课;让学生选择一个中文网络社群(如B站某个分区、豆瓣某

个小组),进行观察并撰写报告,分析该社群的语言特色和文化规则;就“网络语言是丰富了汉语还是破坏了汉语?”、“‘内卷’有解决办法吗?”等议题进行辩论,在高级口语表达中融入对网络热词所涉社会议题的深度思考。

实施上述教学策略体系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必须成为终身学习者,保持对中文互联网的敏感度,定期浏览主流社交平台,更新自己的语料库;成为资源的筛选者,具备从海量网络信息中甄选适合教学、内容健康的材料的能力;成为文化的解读,从语言现象出发,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背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3 结论

网络语言作为信息时代的语言现象,既展现了中文的生命力,也对国际中文教育体系提出了挑战,它是一把需要小心使用的双刃剑,我们应当以开放而审慎的态度对待这一现象。

教学者必须具备清晰的阶段意识和目标意识,通过分阶段、语境化、批判性的教学策略,将其从教学的挑战转化为宝贵的资源。初级阶段应筑牢根基,中级阶段引导辨析,高级阶段侧重文化解码,最终培养出具备数字时代中文交际能力的国际中文人才。

未来,国际中文教育需要持续关注网络语言的演变,提升教师的网络素养,更新教学资源与评估标准。唯有如此,才能在数字时代保持教育活力,实现语言传播与文化遗产的双重使命。

[参考文献]

- [1]袁圆.网络语言,一种新的社会方言[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2.
- [2]罗玮,徐健青.从网络热梗探讨网络语言规范问题[J].老区建设,2024,(01):90-96.
- [3]李彪.中国网络流行语演化20年:机理、规律与转向[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5(01):106-115.
- [4]张赫然,何佳一.网络“梗”文化的生成、传播及演变机制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5,11(12):79-83+93.
- [5]李双双.面向国际中文教学的中文流行新词语应用研究[D].陕西理工大学,2024.
- [6]张凤永,曹贤文.基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差异化教学设计[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3,(03):34-42.

作者简介:

黄明钰(1985--),男,汉族,黑龙江宁安人,本科,辽宁极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教师,从事教研教学方面工作。